

謝霜天著

冬夜

梅村心曲之二

溪圖書出版公司

謝霜天著

冬

夜
(梅村心曲之二)

蘭溪圖書出版公司印行

冬 夜（梅村心曲之二）

著 作：謝 霜 天

印 行：智 燕 出 版 社

台北市遼寧街167巷36號

電 話：7 7 1 9 2 0 9

皖 江 書 店

台 北 市 成 都 路 一 號

電 話：3 8 1 4 1 6 8

電 話：9 4 1 8 4 3 8

郵政劃撥帳號：104827 高 煌

印 刷：四維印刷廠有限公司

定 價：國內：新台幣50元

海外：美金3元(含郵費)

初 版：中華民國六十四年七月

版權所有・不得翻印

本社登記證：內版臺業字第2175號

目 錄

我寫「梅村心曲」(代總序).....	一
序.....	五
人事變遷.....	七
賣 菜.....	一五
風 波.....	二三
民族意識.....	三五
父子異志.....	四一

夜學	四九
拊制	五五
反抗	六七
正條密植	七七
藏米	八九
饑饉	一〇一
捐獻金屬	一一三
戰爭的氣息	一二五
躲空襲	一三三
最後的榨取	一四五
意外	一五五
暢談	一六九
光復日	一八一
長工	一九三
開墾	二〇五

姊妹間.....	一一七
小叔的囂張.....	一二七
分 家.....	一四一
寒 夜.....	一五三

我寫「梅村心曲」

謝霜天

（代總序）

「梅村」是一個小村的名字，位於寶島山城銅鑼鄉郊的後龍溪畔。

這個村莊，是來自廣東嘉應州的吳氏祖先，於清朝乾隆末年來臺所開拓的。依山臨水，風景秀麗，民性淳樸，村民多半以務農爲生。

在吳氏後嗣中，有一位胸懷淡泊的詩人終身隱居於此，過着晴耕雨讀的田園生活。

他深愛這個地方的樸實無華，更繫念着祖先自梅縣來臺後的艱苦奮鬥；他尤其對於鐵骨冰心的梅花有着偏好，所以在後山種植了好些梅樹。民國三十九年，臺省實施地方自治的時候，遂給它取了「梅村」這個名字。

七年前，那位八十歲的老詩人安息了，而他所取用的村名却將永遠留傳下去。

現在我所要寫的主角，正是那位老詩人的長媳——林素梅女士。

林女士現年六十五歲，她出身農家嫁到農家，一生血汗都滴落在田地裏。雖然備歷艱苦，却能屢挫屢起，絕對不向命運低頭，充分表現一個堅強的客家婦女典型。

大致劃分起來，林女士的經歷可分成三個階段：從嫁到「梅村」至三十歲，置身於黯淡、疲憊的沒落時代；自大陸戰事爆發後到政府播遷來臺前，是處在黑暗、貧困的苦難時代；從土地改革至今，則是重建家園，否極泰來，充滿希望的安定時代。

漫長的四十多年，貫串了三個不同的時代。林女士雖不是轟轟烈烈，可以名垂青史的偉大人物，但在平凡的一生中所表現的種種，却真是寓不平凡於平凡中，堪稱為一個女中丈夫。

她的堅貞、奮鬥和守土愛鄉的精神，許多人可從她身上找到自己親人的形相，或一般廣大農村婦女的縮影。臺灣農村便是在這種人默默的耕耘下，逐漸地開發、拓展、進步。

林女士的故事，是一首純樸的大地之歌，但願它能激起田園愛好者心靈的共鳴。

我著手整理這個長篇創作時，曾考慮到一般讀者生活在繁忙緊張，寸陰寸金的工業時代，要想一氣呵成地讀完一部長篇小說，可能不太容易。胡適先生在「論短篇小說」一文中，也指出近代世界文學的趨勢，都是由長變短，由繁多趨於簡要，因為人們的生活競爭一天忙過一天，時間

寶貴了，文學也不能不講求經濟。

冬 依據這樣的原則，我打算把整部小說分成若干短章，每一章都有它的獨立性與完整性，結合若干短章，可以成爲一個單元，而全部讀下去，又是脈絡分明，首尾連貫的一個長篇。

夜 在我個人來說，這是一個嶄新的嘗試。

動，一幅一幅地展現到讀者的前面。我以嚴肅的心情，認真的態度，來從事這部創作，希望能夠藉此把臺灣農村的景色和人物活

（中華民國六十三年十一月一日中央日報海外版）

• 作著天霏 •

• 4 •

序

民國二十六年，日本軍閥在中國大陸發動了侵略戰爭之後，台灣農村失去了過去的寧靜。軍閥們要在這裏取得無盡的物資供應，要求農民們多流汗，多種植，却又必須節衣縮食。等到太平洋戰事爆發，「武士道」開始崩潰；但是臨死前的瘋狂，給台灣農村帶來了更大的劫難，農民的生活幾乎瀕臨絕境。台灣農村由於受創太深，到抗戰勝利，日本無條件投降後，情況並沒有能馬上改善，因為一兩年是無法復蘇的。

將近十年的時間，台灣農民過着歷史上最黯澹的日子。所幸他們具有祖先遠涉重洋，開疆闢土的奮鬥精神，他們不怕苦也不怕窮。可是，那時候高高在上的統治者，以及一些狗腿子們所給

予的，精神上的痛苦，却把他們折磨得心力交瘁。

我們現在只看到台灣農村的繁榮富庶，而對於不久前那一個時期的苦難形相，也是不應該淡忘的。歷史絕不能重演，當前的輝煌成就更應該珍惜，不論上輩或後生人，相信都會同意這一個看法。

這裏的二十四個篇章，雖然只是叙說着林素梅的故事，但林素梅所有的，確也是台灣農村婦女共同具備着的。——她們有堅強的毅力，她們有不屈的精神，她們有高度的適應能力，她們更有着一雙粗糙厚大的手；就依恃着這些，挨過了漫漫長夜中，幾乎凝凍了的一連串苦日子。這是多麼令人景仰和敬佩的事實。

從台灣農村的本身，以及歷史的觀念着眼，我把這一段故事命名為「冬夜」，可能還有須要斟酌的地方；但就整個『梅村心曲』的故事來說，是有它一定意義的。

中華民國六十四年七月十日 謝霜天於臺北

人事變遷

「膺懲

聖戰

號外：輝煌戰果

天津，北平

上海，南京

廣州，………」

這些，素梅一點也不懂。可是，「國語」講習所的日本先生，街上的人們，公公和客人的談

話，阿柱有時也會神采飛揚地提到這些。漸漸地，素梅知道是在很遠的地方打仗了，而且那就是阿楨生前曾經說過的，祖先所來自的地方。

她在祥靜的藍天下，溫暖的土地上，舉鋤操作時，偶爾一些假想的炮聲和火藥味，會無端地襲進她的耳際、鼻孔，而遙遠的空明處，也似乎真切地爆出了鮮紅的烽火。這一年多來，她聽得太多了，絲絲縷縷的憂愁織進了她的心網，想摺也摺不下。

這一段日子，家庭情況也起了不少變化。

首先是美貞的出嫁。去年春天，十八歲的美貞憑媒人的說合訂了終身，男方是龍溝崎劉家的長子——瑞明，一副高瘦的身材，斯文的舉止，很得公公的賞識。

戰事爆發，並不如日本人想像的那麼快結束，看樣子要拖下去。一般人在緊張氣氛的驅策下紛紛嫁女娶媳，免得男子被徵調去當兵，上了戰場，家中缺少年輕可用的人手；而女兒大了，也不能一輩子留在身邊，早點嫁走，可以了却一番心事。因此，美貞訂婚不到兩個月，劉家便頻頻來催促。公公無奈，只好答應等過了婆婆逝世週年忌日，就著手辦理。

美貞當然是萬分的不情願，有一天，她私下跟素梅說：

「我才十八歲呢，阿爸怎麼就要我嫁？再說，阿母故身還不滿三年，叫我怎能心安？」

素梅看到滾動在美貞眼眶的淚水，心中也很難過，六年餘的相處，姑嫂間始終融洽和樂，從

未發生些許的磨擦。儘管年齡相差十歲，而忙時分擔家事，閒時一起談天，那份感情就像親姊妹一般。但是，時勢如此，素梅也只好百般勸慰美貞。

「阿爸又何嘗捨得這麼快讓妳出嫁？妳那麼乖巧，又肯做事，上上下下，沒有一個人不喜歡妳。阿爸這樣做，也真是不得已的呀！妳看，阿新伯還不是急急的把秋妹給嫁了？哎！只怪這種年頭……。」

美貞俯首無言，算是認命了。

素梅憶及當年在南勢坑時，媒婆來傳口信，要她趕快過門沖喜，她伏在母親胸前灑淚，接受母愛撫慰的情景。相比之下，美貞沒了娘，連那點福分也享受不到，真是可憫。素梅覺得自己有義務教導美貞，在準備妝奩，等到黃道吉日來臨之前，她一定要好好地做到亦母、亦嫂、亦姊的職責。

劉家雖也是務農的，但經濟稍為寬裕，訂親時送來的聘金是日幣三百六十元，而普通人家有一百六的，也有兩百的。素梅對這一筆錢的處理，費了不少心思，家境不好，無法替美貞準備太多陪嫁的東西，只有儘量將聘金購買首飾、衣物。照一斗米六角的價錢來算，三百六十元所能買到的物品，也是相當可觀的了。然而，素梅總覺得對美貞有所虧欠，那麼好的一個姑娘出嫁，却偏偏遇到家中不景氣的時候，沒有辦法使她增加光采，該如何是好？

想來想去，素梅遂開箱取出了那枚珍藏的結婚戒指，送到美貞手上。

「我這做阿嫂的，沒有什麼好東西送妳，一枚不像樣的金戒指，送給妳做個紀念，不要見笑才好。」

美貞看了看手中這刻了方印的金指環，立刻驚怪地說：

「阿嫂，這是妳的結婚戒指呀！阿楨哥去世的時候也戴着一個……」

素梅打斷她的話，接口說：

「哎呀！妳管這麼多幹嘛？這是阿嫂的一點心意，妳收下就是了。」

美貞推辭着：

「阿嫂，這些年妳爲家裏拿出太多了，像蓋新屋時，妳拿出了一個金手鐲；阿母去世時，妳賣了一條金鍊子，現在，妳又……，我怎麼能够接受呢？」

「別提那些了，金器不過是身外物，放着不用它，就是無用的東西一樣。一旦有急用，把它換成鈔票，它才有用處。我只是在家裏有困難時，使用使用它罷了，那裏談得上什麼？」

「阿嫂，妳真好！」美貞終於收下了戒指。

素梅又說：

「家裏太窮，沒有給妳添幾件像樣的嫁粧，我心裏很過意不去！」

「阿嫂快別這樣說，家裏情況我還不瞭解嗎？前年做屋，阿爸爲了照期限還劉開福的債，糶穀的錢不夠，又向別人借了一筆，到現在還沒有還清呢！」

「哦！有這樣的事？」素梅腦裏浮起公公端默含愁的面容，又記起劉開福那一雙精明的眼光和高揚空濶的笑聲，難怪每天她將賣菜所得交給公公時，他都仔細記存，很少買什麼東西。

美貞的明理曉事，使素梅更加喜愛。那段日子，素梅一面打點物件，一面給美貞許多必要的指點，甚至連梳髻的訣竅也傳授了她。

美貞有一頭黑緞也似，又軟又亮的長髮，但不如素梅的頭髮豐厚，富於彈性，梳起髻來比較費事。第一次在素梅手下挽成前面中分，後面橫S髻的髮式時，美貞俏俐的眼睛左盼右盼，臉頰一時羞紅了，掩口吃吃地笑個不止，說：

「難看死了，我還是梳辮子好！」

「笑話！那有梳辮子上轎的？」素梅扶住美貞的臉，讓她正對鏡子：「妳看，這樣不是很好嗎？整個臉光光圓圓，滿月似的，多漂亮！」

「我的頭髮太細了，沒有阿嫂的好。」

「髮細的人命好，像阿嫂就是命太硬了，……」素梅心中突如其來的感到一陣哀傷。

當鞭炮聲響，美貞上了花轎，一行人啓程往通霄灣去時，素梅依閭相送。初秋的浩浩長風吹